

1970年代之前,老家方圆百里的人说“去省里”就是去安庆,村里有老人至今还改不了口。

我家在安庆市对岸升金湖畔的姜坝村,距离安庆市区仅十五华里。村里人只有在娶亲嫁女的时候,才会“去省里”。回来的时候,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围观、热议,两箩筐装得满满的,收音机、绣花枕头、绸缎被面、的确良布料、热水瓶、洗脸盆等,无所不有。村里的富裕户会多买一台缝纫机。“去省里”购置婚嫁用品,有“里子”又有“面子”,即将成家的年轻人在这种热闹的气氛中迎来美好新生活。

我第一次“去省里”,是小学三年级的寒假。听说“去省里”,兴奋了好几天。一天早晨,还在睡梦中的我被父亲叫醒,虽然是昏昏沉沉的,但还是快速穿好衣服,提前守在大门口。东方泛起了鱼肚白,小路依稀可见,我跟着挑木炭的父亲出了村,一个小时后,就到了大渡口镇。几分钟之后到了江边。轮渡口人潮涌动,人声鼎沸,“去省里”的人肩挑手提,大筐小袋,卖鱼肉的、卖鸡鸭的、卖蔬菜的,大人小孩挤在一起,黑压压一片。

小渡轮横跨长江来到了九号码头的出口。踏进这座城市的大门,映入眼帘的是宽阔平坦、四通八达的水泥路,到处是高楼大厦,大卡车、公交车、吉普车、自行车,川流不息。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恢宏场面,我感到目不暇接,头昏目眩。父亲拉着我的手,直奔高井头交易市场,摆摊卖炭。终于等来了一个

20世纪70年代,农村尚为集体所有制,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。由于是集体耕作和筹谋,秋作物相对丰富,各类谷物面积虽有所区别,但“五谷”应有尽有。

“五谷”,据说最早出现于由周初太公望(即吕尚、姜子牙)所著《六韬·龙韬·立将》:“战胜于外,功立于内,吏迁士赏,百姓欢说,将无咎殃;是故风雨时节,五谷丰登,社稷安宁。”清代陈忱《水浒后传》第四十回所写:“自后国泰民安,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,人物康阜,真是升平世界。”堪称最好的诠释。

历史上,“五谷”的说法不一,或指稻、黍、稷、麦、菽(即大豆);或为麻(指大麻,北方又称“麻子”)、黍、稷、麦、菽。就北方而言,麦子为越冬作物,夏初芒种前收割,算不上“秋粮”。当年皖北的秋粮,则为大豆、谷子、高粱、玉米、绿豆、红小豆、黍子、稷子、芝麻、麻子、花生——远远不止“五谷”。

那时的原野,实在五彩缤纷。黄中泛白的,是大片大片的大豆;黄黄的低下穗头的则是一垄垄的谷子;红得仍些失真,高高挺立的高粱显得伟岸;如一排排哨兵般站立的玉米,穗头的米粒已崭露头角;节节开花,节节结实的芝麻,则玉女般的俏丽;青黄叶之间,一串串的黑色豆荚是为绿豆;当然,红薯(北方称为“地瓜”)亦是秋作物,只是收获在霜冻前后。由于唯其高产,自然就成了主打作物。北方称收获红薯为“倒(刨)地瓜”,然后搜成薄片,晒干。

生产队里的场院,一时丰富多彩,美不胜收。黄澄澄的大豆,玉米

安庆记忆

“去省里”

周世平

买主,一番讨价还价,一担木炭卖了十二元,除掉成本,净赚三元钱。父亲很高兴,决定带我去吃顿好的,不远处有一家江毛水饺店,人很多,店主打着招呼:“你们吃点什么?”父亲很爽快:“来两碗水饺。”一会儿,热气腾腾的水饺端上了桌子,碗面上漂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、葱花,香气扑鼻。后来多次到安庆,每次都要吃上一碗江毛水饺。

初中的时候,去过“省里”两次。初一暑假,有同学提议挖鸡头米杆子“去省里”卖钱。第二天我们起了个大早,来到一公里外的里湖,三个多小时就挖了两箩筐。回家后,母亲与我一起将茎秆带刺的表皮撕掉,用稻草捆成了三十把。第二天,天刚放亮,我们挑着茎秆往“省里”赶,八点半就到了高井头菜市场,我只好硬着头皮,学着别人摆出卖菜的样子,不一会儿,只剩下两把了,这时一中年妇女说:“都要了,给一角钱。”我在犹豫的时候,又过来一位年轻妇女,“两把都给我,给两角钱。”两人争吵起来,还动了手,我愣在一边,不知所措,十几分钟后,中年妇女赢了,也是两角钱。

身上有钱了,我们找到一家包

子店,花两角钱买了三个肉包子,狼吞虎咽,吃饱后,我们撒欢地奔向吴樾街,这里人头攒动,商品琳琅满目,门类齐全。挤在人群里,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,晕头转向。我一眼瞄上了一只新农村钢笔,标价八角钱,真贵呀!狠狠心还是买了。接着探访了著名的倒扒狮步行街,这条步行街有着四百多年的历史,多是古建筑,三余米宽,二百多米长,仿佛是一条时光隧道,带我们穿越到清朝。最吸引人的还是倒扒狮古牌坊,两侧柱上各雕两只圆头长尾、卷发巨眼、张口施爪的倒扒狮子。步行街两旁商铺林立,“胡玉美”“柏兆记”“麦陇香”和“江万春”,各种风味小吃应有尽有,我们沉浸其中,乐不思蜀。但,已经到了下午快收渡的时间,我们不得不打道回府。

又一次是初二的寒假,五婶子因难产转到安庆二院妇产科,急需要送一些东西过去,十四岁的我自告奋勇。爷爷和母亲商量了一下,同意了。爷爷不放心,画了张路线图,反复叮嘱“有困难,找警察”,并将准备好的大米、香油、衣服之类的东西装进两个袋子,有二十多斤。早饭后,下起了雨,我挑着两个袋子,打着一把油布伞,一头钻

进风雨之中。进入圩区后,圩埂上泥泞不堪,又粘又滑,走三步滑一步,雨渐渐停了,索性把雨伞当起了拐杖,勉强支撑着不被滑倒。到了“省里”已是下午三点多,离二院还有一段路程,我感觉越来越吃力,咬牙坚持着,过了五里地后,又饥又渴的我,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,实在走不动了,赶紧找个地方坐了下来。缓了缓后,再次确认方向,似乎看到了爷爷讲的“地标建筑物”。此处竟是一个岔路口,向几个行人问路,都说“不知道”,只好坐等警察的出现。半小时后,一个身穿白色警服的警察朝这边走来,我喜出望外,奔跑上去,警察问了缘由,热心地指出了去二院的路口,原来真的到了四方城二院附近。

几次“去省里”的所见所闻成了我日后侃大山、讲故事的珍贵素材。讲的最多的是白白净净的城里人如何讲究,城里的小汽车、自来水如何神奇,时隐时现的江猪如何吐口水,耸立江边的振风塔如何雄伟壮观……

1978年初中毕业后,我考上了池州农校,与“省里”一江之隔。读书的三年里,经常往返于安庆、大渡口之间,“去省里”不再是新鲜事了。



依山势而建,徽派风格的房屋前、后、上、下,参差不一,却错落有致。因平地极少,只好利用房前屋后及自家窗台、屋顶用竹篾盘架晒或挂晒农作物,并演变成一种传统农俗。站在导游提示的角度,向前后左右巡览,五颜六色的农作物和果实便纷至沓来,跃入眼帘。一米半直径的竹篾筐内,不是艳红的辣椒,就是灿然的菊花;不是黄澄澄的玉米,就是绿莹莹的绿豆,虽人为的摆设,却恰到好处,其色彩的绚丽,更是自然天成,即便高明的画家,也难以调制着如此神奇的色彩,那么艳浓,那么可人。加之房前屋后时隐时现的柿树,早落了叶子,只剩下满树的小灯笼,绘制了一幅“五谷丰登”的人间画卷。

晒秋,在我看来,更是一种农耕文明中感恩文化的畅意表达。“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”八字常联袂出席,前者是因,后者是果。即便科技昌明的当下,风雨天候依旧是不可抗力。大平原如此,山区丘陵更是如此。当人们坐着缆车一路向山,脚下的梯田历历在目。那牛角似的一小块块田土,不只耕作不易,保持水土想来更难。在平原生活惯的了我,从心就怵了这儿的农耕事宜,自然也徒生了对于造物主的感恩之情。当农民兄弟,把林林种种的收成,一盘盘,一片片,一堆堆,向上天呈现,那种从心里来的感激与称谢,也一一和盘托出,淋漓尽致。

有《晒秋歌》就唱道:坡连坡来丘接丘,三月下种八月收。勤作山来细浇园,五谷丰登年年有。芝麻开花节节高,你收秋来我晒秋……

人间岁月

晒秋

刘效仁



山村秋色

吴海明 摄

和谷子,各有各的黄,各有各的神情;高粱的红,则似乎褪色许多,像卸了妆的旦角;绿豆的青绿,与红小豆的红艳,倒成为色彩的主角;一片片瓦片般瓷实的薯干,在阳光下泛起银白色的光。

至今记得,当时翻场时的场景:数以万斤计的籽粒,覆盖在偌大的晒场上。过一段时间,就需要翻腾一下。十多个男劳力鱼贯而入,各自操持一把木锨,一边前行推堆,一边顺手将谷物翻过去,动

作娴熟而有节奏,于是身后便现出似一道道小浪头滚过的晒场。只是,由于庄稼收割时间节点不同,加之晒场的限制,晒秋时常常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,自然就少了些比较,也少了更多色彩斑斓的美感。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,一些产量低的作物渐渐退出农田,淡出了晒场,如谷子、黍子、稷子、麻子、高粱。

近日,去了与安徽毗邻江西婺源篁岭古村,晒秋竟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。坐落于半山腰上的篁岭